禮記質疑

禮記質疑卷六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月令

祭先脾

鄭注春爲陽中於藏値脾脾爲尊其注夏令祭先肺云陽位在上肺亦在上中央祭先心云五藏之次心次肺至此心爲尊秋令祭先肝云秋爲陰中於藏値肝冬令祭先腎云陰位在下腎亦在下嵩燾案說文心部心土藏也博士說以爲火藏肉部腎水藏也肺金藏也脾土藏也肝木藏也五經異義引今文尚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月令用古

尙書說揚雄太玄木藏脾金藏肝火藏肺水藏腎土藏心亦用古文家說高誘注呂覽始有相勝之說亦兼引古文云一曰脾屬木自用其藏其云肺火心土肝金自用其藏竝兼取古文家說白虎通云脾土也春木王殺土故以所勝祭之冬腎六月心非所勝也以爲土位中央至尊故祭以心心藏之尊者水最卑不得食其所勝此則專主今文尙書而曲爲之說鄭駁五經異義月令四時祭乃其五藏上下之次耳冬位在後而腎在下夏位在前而肺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位小卻故祭先肝腎也脾也俱在鬲下肺也心也肝也俱在鬲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後焉不得同五行之氣葢鄭意主今文而不取相勝之說故以五藏上下次第言之說文心部主

古文說亦兼取今文月令專主今文固以今文家說爲勝月令出於周秦之世則古文尚書之說也以經義求之自以五行當令爲先鄭注自立一說然非月令之旨矣

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爲常

鄭注典六典法八法也離讀如儷偶之儷宿儷謂其屬馮相氏保章氏掌天文者相與宿偶當審候伺不得過差經紀謂天文進退度數嵩燾案鄭注周禮馮相氏引月令乃命太史言馮相保章屬太史此云太史卽馮相氏保章氏之屬也典如馮相氏之會天位以辨四時之敘法如保章氏之五物所以察天象之變者也典者容成調歷之式法者疇人推步之

方史記天官書二十八宿宿猶次舍日月五星必依之以爲次舍故曰經星所會之辰有次舍謂之宿所歷之度有進退緩急伏見謂之躔躔者麗也不當訓爲儷偶二十八宿之次經也日月五星相與出入紀也初者冬至甲子之歷元治歷者用爲推步之準鄭注於此似未分明

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

鄭注保介車右也君車使勇士衣甲居右而參乘備非常也保猶衣也介甲也蔣濊案車右爲保介不見他文高誘注呂覽副也周頌嗟嗟保介專言農事朱子因訓爲農官之副應氏鏞引詩楚茨尸爲神保楚辭巫爲靈保因以保介爲農神御者參陪而立措之此間依神以求福也然神何神天子之

東與神竝載恐無是事載芟詩有依其士有略其耜毛傳士
子弟耕而負耒者子弟天子耕藉負耒之農正謂之保介國
語命農大夫戒農用韋昭注農大夫田畯農用田器也耕藉
之耒耜必有司掌之國語又云王耕一墢韋注一耦之發也
耜廣五寸二耜爲耦贊王耜而比耦曰保介高誘所謂副者
此也周禮戎右中大夫齊右下大夫道右上士有常職而司
右掌羣右凡勇力之士屬焉無常職此云參保介者參乘兼
掌耒耜居御者之右而措耒耜於其間也參者車右也保介
贊王之耒耜鄭通以車右釋之周頌之云嗟嗟保介義不可
通矣
躬耕帝藉

鄭注帝藉爲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也嵩燾案鄭注周禮及詩箋並云藉之言借也說文帝耤千畝古者使民如借故謂之藉韋昭注國語藉借也借民力以爲之皆本孟子助者藉也之說據周禮甸師帥其屬耕耨王藉鄭注其屬府史胥徒也庶人終於千畝謂徒三百人是鄭意終畝之庶人亦庶人在官者甸師之屬下及徒三百皆天子之主伯亞旅也國語王治農於藉耨穫亦於藉天子之藉田耕耨及穫皆有事焉而領之甸師何嘗借助民力哉漢書文帝後二年開藉田應劭曰藉者帝王典藉之常也臣瓚曰藉謂蹈藉也段注說文斥其刺謬證之經義瓚說固爲近之國語宣王不藉千畝又云農正陳藉禮以事名藉又云司空除壇於藉鄭於藉東南

鍾而藏之並以地名藉盧氏植云藉耕也左傳鄭人藉稻杜注藉稻蓋履行之即蹈藉之義云帝藉者天子自履行之田周禮禮記及詩小序皆作藉說文作耤亦名之爲帝耤因有帝藉之名而後以耤名田樂記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祭義耕藉所以敎諸侯之養天地山川社稷宗廟之粢盛皆出於藉故曰藏帝藉之收於神倉鄭以帝藉專屬之天神亦恐未然周禮內宰王后帥六宮生穜稑之種以獻於王鄭注王當以耕種於藉田王后獻種天子秉耒以耕其藉穫本於耤國語三時務農一時講武惟天子自行田故謂之帝藉段注說文言藉者歉然於當親事而未能親事也疑非經旨

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

孔疏山林川澤其祀既卑餘月牲皆用牝惟此月不用爲傷妊也若天地宗廟大祭雖非正月皆不用牝嵩燾案曲禮天

子祭山川諸侯祭山川之在其地者皆屬正祀周禮司服祀四望山川毳冕祭社稷五祀希冕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以貍沈祭山陵川澤犧牲皆共之牧人而繫之充人鄭注充人凡散祭祀之牲繫之國門云散祭祀司中司命山川之屬安得餘月有用牝之事周禮自鄉師州長黨正族師皆以祭祀屬民閭胥凡春秋之祭祀聚衆庶此云命祀者蓋州黨族閭春秋祈報之祭祀舉山林川澤以贊生物之功也民閒方祀所用之犧牲不必奉牲告牷惟於首春申用牝之禁以明長育之義耳

元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於高禖

鄭注元鳥巢人堂宇而孚乳嫁娶之象也媒氏之官以爲候

高辛氏之世元鳥遺卵娀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變媒言禖神之也嵩燾案毛氏元鳥詩傳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與之祈於郊禖而生契本其爲天所命以元鳥至而生焉生民詩傳亦主郊禖之說閟宮詩引孟仲子曰是禖宮也並據此經元鳥至祀郊禖爲說而遂以姜嫄之廟爲禖宮說文禖祭也與祈禳禬禡爲類生民詩以弗無子箋訓弗爲祓除周禮女巫掌祓除女祝掌招梗禬禳之事禖之名祀亦招禬之類以非常祀故宗伯所掌無其文經云元鳥至祀高禖殆周秦間人緣飾元鳥詩義說如此五經通義郊禖祭天地據詩生民克禋克祀以弗無子而謂之郊禖則亦祭天而已蔡邕以爲禖神高辛以前舊

有晉東晳因云高禖者人之先也羅泌路史女媧氏正姓氏
職婚姻是曰神禖祀爲高禖之神隋書禮儀志稱北齊高禖
祀靑帝以太昊配仍月令春帝之祀也宋史禮志始益以高
辛政和禮乃以簡狄姜嫄從配是鄭氏之說至宋始用爲典
禮其云後王以簡狄呑卵爲嘉祥而立其祠別無證據金史
禮志又祀伏羲女媧則用路史之說也自北齊祀靑帝而配
以人帝亦訖無定祀知鄭注之不可爲典要也簡狄呑卵語
出緯書史記及劉向列女傳皆取之自不如毛氏詩傳爲得
其正

耕者少舍乃修闔扇寢廟畢備

鄭注舍猶止也因蟄蟲啟戶農事少閒而治門戶也凡廟前

曰廟後曰寢嵩燾案高氏呂覽注耕者少舍言耕者皆出在
野少有在都邑者也尚書曰厥民析散布在野傳曰震雷出
滯土不避壟辟在司寇闔扇門扇民所由出故治之寢以安
身廟以事神似較鄭注爲優七月詩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
饁彼南畝是仲春之月婦子亦出在野國語是時農司農正
司空司徒之屬皆命其旅日徇安得有少間之時蓋因耕者
皆出脩治門戶以嚴出入之防馬氏晞孟云修闔扇啟其向
之塞闢其戶之墐其時春氣向暖宜疏通陽氣因耕者之啟
戶而出以脩闔扇而通及寢廟亦以順時令之宜也
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
鄭注當祀者古以玉帛而已疏謂祈禱小祀嵩燾案義疏引

蔡氏邕云祈者求之祭也預祝水旱疾疫諸事左傳所謂祈以幣更也是蔡氏本作祈不用犧牲周禮太祝掌六祈鄭注類造禬禜皆有牲攻說用幣春秋莊二十五年左傳凡天災有幣無牲鄭注周禮攻如鳴鼓又引董仲舒救日食祝是之謂說也蔡氏亦云祝水旱疾疫是祈本有不用牲者襄九年左傳祈以幣更杜注不用牲則晉悼公所以節用而息民也仲春雩祭未行祈禱小祀去牲以順天地生長之氣家語魯大旱春饑孔子請祈以幣玉尤爲春祈不用牲之證疏云祈禱小祀足以補鄭注之闕而言之不詳於經義仍未能曙然

田獵罝罘羅罔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

鄭注九門路門應門雉門庫門皐門城門近郊門遠郊門關

門嵩燾案鄭注周禮匠人天子十二門故於此通王居辟雍

闕門言之白虎通云九門磔攘以畢春氣天子之城十有二

門東方生氣之門不欲使死物見於生門高氏呂覽淮南竝

云九門三方九門也東方王氣所在不得出倘生育也其餘

九門得出故特戒之吳氏澄云南三門王之正門平日亦不

得出然經但言九門安見南門東門之有異陸氏佃據南北

九經東西九緯爲說則徑以九軌之涂當九門近高郵王氏

據鄭注匠人九階云南面三三面各二爲例僖二十年左傳

正義魯城南面三門定八年左傳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

門入杜注魯東城之北門是南面三門三面各二門也疑經

云田獵兼及天子諸侯以下竝通庶民言之九門約舉爲文

秦漢都城有九市市皆有門史記呂不韋傳布長安市門毋出九門言不得出市門也虞書闢四門城門有四正其旁又有四隅秦漢都城別有便門淮南子道出一源九門六衢九門自是周秦間語無庸曲爲之說

乃合累牛騰馬游牝於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

鄭注累騰皆乘匹之名是月所合牛馬謂繫在廄者其牝欲游則就牧之牡而合之孔疏游此繫牧之牝就牡而合之其在廄牝馬須乘用者則不放之既游牝於牧之後畜皆在野所有犧牲及小馬之駒小牛之犢皆書其見在之數蔚齋案鄭孔於此添無數轉折義疏累負而上騰躍而起牛遲重故云累馬驃疾故云騰皆牡欲就牝之形釋累騰字極允乃合

累牛騰馬就牡言之游牝於牧就牝言之二語自相成此蓋牧人所掌游牝於牧所以合之也安得有在廄在牧之分犧牲駒犢謂牛馬所生息者於所生駒犢中相其毛體純者以備犧牲之用籍其數而別錄之重其選也故於此特出犧牲二字以見義舊注皆未分明

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

鄭注祭統曰草艾則墨謂立秋後也刑無輕於墨者今以純陽之月斷刑決罪似非蔡邕義疏薄刑小罪如鞭作官刑扑作教刑之類本不罹於五刑而姑繫之以待訊者即斷決而出之疑此亦明不留獄之意盛夏緩刑而薄刑小罪亦須以時斷決其尤輕者則竟出之餘月皆然至此月又加清理

非謂薄刑小罪餘月可以收繫之此月始斷決也注引祭統之文未免以辭害意

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

鄭注后妃獻繭內命婦獻繭於后妃收繭稅者收於外命婦外命婦雖就公桑蠶室而蠶其夫亦當有祭服以助祭收以近郊之稅孔疏外命婦所以有稅者以其夫祭服官家所給故輸繭稅以供造之載師近郊十一公桑在國北近郊以桑爲均者以受桑多少爲賦之均齊桑多賦多桑少賦少貴謂公卿大夫之妻賤謂士之妻嵩燾案祭義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獻繭於夫人卜世婦之吉者使卒蠶事其地之不容

多人可知蠶者世婦示於君以告繭成夫人也下云獻繭夫
人則悉所治之繭獻之夫人以待繅此經云獻繭與祭義之
奉繭以示於君正同一事所以告繭成也兩章文義互相備
注於此以內命婦獻繭后妃為說則經當為倒文恐不然也
天子諸侯之蠶室與耤田同內宰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
蠶於北郊與天子耕耤同耤田領之甸師蠶室領之世婦女
御周禮女御以歲時獻功事是也公卿大夫各有治蠶之所
安能盡就棘牆外閉之蠶室與天子之世婦交錯以從事周
禮閭師任嬪以女事貢布帛而孟子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
是宅皆有桑以任女事載師又有宅不毛之征蓋雖不樹桑
亦征其里布知繭稅通貴賤征之經云以桑為均言有宅即

有桑三代制賦以口戶爲率桑者所以表宅也貴賤長幼並
餘夫計之疏以受桑多少爲言然則所稅獨公桑乎卿大夫
受桑之法於禮無徵而謂藕稅專取之外命婦周禮以女事
貢布帛未嘗專責卿大夫之妻也典絲典枲之屬皆有賜予
典枲云頒衣服授之賜予亦如之頒衣服者頒之內命婦也
賜予所包甚廣宮伯掌王宮士庶子凡在版者以時頒其衣
裘是王宮之㝛衛亦得頒衣未聞卿大夫之祭服給之自官
者鄭注於此多未分明孔疏因之而益歧矣
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
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
鄭注雩帝謂爲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百辟

卿士古者上公若句龍后稷之類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周冬及春夏雖旱禮有禱無雩嵩燾案爾頌噫嘻序春夏祈穀於上帝也鄭箋孟春祈穀於上帝夏則龍見而雩春秋襄七年左傳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以春秋書魯郊皆祈穀之祭桓五年左傳啟蟄而郊龍見而雩郊雩禮均鄭云配以先帝即推郊祀后稷之義言之雲漢詩自郊徂宮而云后稷不克上帝不臨則固與郊同也其言爲壇南郊旁雩五精之帝實於禮無徵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是五帝之祀各於其郊大宗伯國有大故旅上帝及四望鄭注云上帝五帝也周禮凡祈禳禱祠皆不及五帝上帝五帝自別豈宜混而一之雲漢詩言昊天上帝者三言昊天者三言上帝者一雩帝

卽雩天也其言羣公先正者二毛傳先正百辟卿士也烝民

詩式是百辟鄭箋訓百君百縣之百辟卿士謂古建國君斯

土及爲其臣有功德者詩言羣公先正必非句龍后稷社稷

五祀之神可知大司徒荒政十有二曰索鬼神百辟卿士蓋

皆索而祭之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禮有明文昭二十九

年左傳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

明謂社稷五祀之神其生皆爲上公天子諸侯通祭之安得

據左傳之云上公以當百辟卿士天子之百縣亦不必盡爲

諸侯也周禮司巫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女巫旱暵則舞雩

春秋書大雩者二十書又雩者一左傳秋書再雩旱甚也公

羊傳言雩則旱見成七年冬大雩穀梁傳冬無爲雩也鄭據

左傳龍見而雩遂謂冬及春夏無雩與周禮及三傳之文異經云大雩帝用盛樂周禮旱雩無用盛樂之文則此之大雩即今之常雩用以祈穀不待旱也旱雩以旱行之穀梁云冬無爲雩謂農事畢也徑謂冬及春夏無雩非也

令民毋艾藍以染毋燒灰毋暴布

鄭注毋艾藍爲傷長氣也此月藍始可別毋燒灰爲傷火氣也火之滅者爲灰毋暴布不以陰功干太陽之事嵩燾案毋燒灰呂覽作毋燒炭高誘注草木未成也不欲夭物是月炎氣盛猛布暴則脆傷之張氏虙云考工記湅布以欄爲灰言以欄木之灰漸釋其帛又曰晝暴諸日云毋者燒灰暴布耗傷元氣此二事亦爲染而發方氏析疑燒灰益燒石爲灰地

氣上蒸窯內溼强燒卽粗礦不可用此時艾藍暴布皆謂非時不能爲艮似此三說宜參用夏小正五月啟灌藍蓼齊民要術二月浸藍子畦種之五月拔栽三莖爲一科七月刈藍爲靛夏小正言啟灌卽拔栽之意而蓼藍一歲可三刈四民月令五月刈藍六月種冬藍五月非不可艾藍者艾藍以染當漬成靛亦尙須時日疑此所重在染凡染事始於季夏周禮染人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冬獻功鄭注夏者染五色鄭司農云秋乃大染月令季夏染采謂始事也五月尙未可以染四月刈麥矣五月刈黍矣獨刈藍爲傷養氣乎鄭注藍始可別而遽刈之又非事也㡛人湅帛以欄灰溼之以蜃又淸其灰沃之盝之欄與蜃皆灰也杜子春云溼當爲渥並謂以

灰澆之燒灰當作澆灰染與練事略同而皆暴之以日毋暴
布者申足上二語之意皆於色不良也月令季夏治染而染
人職夏纁元而已其色皆取深黯知此三者之非爲順陽氣
也

百官靜事毋刑以定晏陰之所成

鄭注毋刑謂罪罰之事不可以聞晏安也陰稱安嵩燾案呂
氏春秋淮南子竝作毋徑事毋徑當先請詳而後行也高誘
注晏陰微陰也於義爲優然月令日長至日短至竝言陰陽
爭夏至陽極陰生不應專言定陰而已王氏經義述聞小爾
雅晏陽也晏陰猶陰陽也呂覽誣徒篇心若晏陰喜怒無處
韓子外儲說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閒太元踦贊凍登赤天

晏入黄泉范望注凍至寒也晏至熱也是晏與陰相對成文釋晏陰字至確說文晏天清也如淳漢書注三輔以日出清濟爲晏晏字本訓日出天清小爾雅所謂晏明陽也晏陰猶言明晦淮南繆稱訓暉日知晏陰諧知雨晏與雨對文猶言晴雨也假借爲陰陽字案晏陰即秦開常語冬至陰極陽生言陰陽夏至陽極陰生常言陽陰借言晏陰亦足悟古人行文之法夏至陽極陰生陽造始而陰成終以陰就陽而陽主之故曰以定晏陰之所成冬至陰極陽生陽甫動而求定以陽入陰而陰受之故曰以待陰陽之所定

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

鄭注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百縣鄉遂之屬地有山林川澤

者也秩常也百縣給國養犧牲之芻多少有常今月令四爲田苗蒜棻義疏周禮甸師以薪烝役事委人供薪芻秩芻非虞衡所供鄭云今月令四爲田蓋甸郎田也薪烝供自甸師周制員然然周禮甸師下士二人而淮南子云命四監大夫高誘注天子畿內百縣縣有四郡四監監四郡之大夫也如高注百縣四監何以云大合百縣之秩芻通典秦漢內史有廩犧令丞郎周禮牧人之職而自漢牧苑皆置監當亦沿秦制疑秦置郡領縣自戰國已然戰國策宜陽大縣名爲縣其實郡也自秦武王時已以郡統縣四監屬內史故秩芻皆徵之百縣季冬命四監收秩薪芻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專以共薪芻爲職必非監郡之大夫明矣此當通秦制言之與周禮所載微有參差說文積積

禾也秩積貌引詩穦之秩秩是禾之積曰秩韵會秩再生稻刈而重出故爲秩序疑秩者秷秸之類葢禾屬芻者芻蕘草屬說文所謂草薪也皆所以飼犧牲者鄭注養犧牲之芻多少有常似於義無取

樹木方盛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

鄭注無有斬伐爲其未堅韌也高誘注呂覽云慮傷方盛之氣也嵩燾案周禮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凡邦工入山林掄材不禁是夏時亦得斬木陽木松柏之屬陰木杞柳之屬杞柳質柔夏時斬伐亦不蛀其餘堅韌之木必仲冬時乃能伐取之春夏斬者多蠹鄭注陽木生山南者陰木生山北者大誤鄭司農云陽木春夏生陰木秋冬生若松柏之屬則又適得其反矣凡伐木以制用山虞

爲辨物性以知斬伐之宜其非以制用則春夏皆無伐木事王制所謂草木黃落然後入山林者是也不應專於季夏示禁此當爲課種植之事季夏樹木已成山虞入山巡視以知生植之數重在行木而已無有斬伐止帶說亦以順時令之宜也

鷹乃祭鳥用始行戮

鄭注鷹祭鳥者將食之示有先也旣祭之後不必盡食若人君行刑戮之而已嵩燾案獺祭魚鷹祭鳥豺祭獸皆謂獵取陳之如祭然戮則殺而食之於豺言戮者鷹亦鳥類豺亦獸類鷹豺應秋氣而始鷙以類相戕如行戮也文義本自相足鄭注析分二義則鷹固知禮且廉於食矣似非經旨

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

鄭注順秋氣政尚嚴也創之淺者曰傷嵩燾案陸氏佃引蔡邕曰皮曰傷肉曰創骨曰折骨肉皆絕曰斷傷瞻之而已創然後察也折視之而已斷然後審也以傷創折斷正其罪之輕重亦所以療之徐氏師曾曰用刑而有傷創折斷所以致其義恤刑而命瞻察視審所以致其仁疑此皆主用刑言傷蓋古之鞭刑若今笞創蓋古之朴刑若今杖折者墨劓之屬斷者剕宮之屬操五刑之用以決獄訟使所擬一出於端平瞻察視審祗是詳慎之意下云戮有罪則大辟之刑斷刑之最重者故曰嚴而一準以其罪仍出之以端平而已皆就所擬之刑言之所以矜恤之意即在用刑之中無已刑而復加

瞻祭視審之義

天地始肅不可以贏

鄭注贏解也嵩燾案鄭意仍屬上節謂有罪不可解縱高誘注呂覽贏驕也淮南子贏盛也均就時令言之方氏愨云陽道常饒則有餘而贏陰道常乏則不足而縮意謂陰道不可使有餘而所謂有餘不足者氣也非事也其言終無歸宿玉篇贏溢也凡物盈而散之於外曰溢贏祇是發舒之意陽氣長養故主發舒陰氣閉塞故主收斂不可以贏即斂嗇之意起居行政皆然鄭注仍主用刑言之非也

農乃登穀

鄭注黍稷之屬於是始熟孔疏於仲夏之月農乃登黍云仲

夏新黍未熟猶用舊黍嵩燾案說文禾嘉穀也粟嘉穀實也米粟實也嘉穀之實曰粟於是相沿以粟爲名而稷之名隱矣穀者通名以稷爲五穀之長故名稷曰穀月令孟夏嘗麥仲夏嘗黍仲秋嘗麻季秋嘗稻各有其時蔡邕於農乃登黍云今蟬鳴黍是也早黍熟於仲夏晚稻熟於季秋今時猶然鄭通黍稷爲穀非也

盲風至

鄭注盲風疾風也嵩燾案荀卿佹詩列星隕墜旦暮晦盲秋後日色暗閉不雨而風塵沙上揚有若晦盲故曰盲風孔疏云秦、謂疾風爲盲風恐未然案蔡邕月令章句云秦人謂蓼風爲盲風

鄭注羞謂所食也夏小正曰丹鳥羞白鳥說曰丹鳥者謂丹良也白鳥者謂閩蚋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者也有翼爲鳥養也者不盡食也嵩燾案皇疏以丹良爲螢火螢食蚊蚋八月蚊蚋爲涼風所伏不能急飛故螢得羞之經云養羞謂儲以禦冬飛螢與蚊蚋並盡於九月何云養羞也淮南時則訓作羣鳥翔高誘注羣鳥試其羽翼而高翔說文翔回飛也八月飛蟲伏而草木之實成羣鳥回翔求食與羞養之義爲近王氏章句謂如鸜雀之類羣飛者蓄聚草木之實於巢穴以備雨雪故曰養羞

具飭衣裳文繡有恆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衣服有量

鄭注具飭衣裳謂祭服也祭服之制畫衣而繡裳衣服謂朝

燕及他服嵩燾案義疏具飾衣裳句提其綱下詳其目具飾者朝祭燕私之服無不飭正之也鄭分衣裳爲祭服衣服爲朝燕他服恐非說文服用也衣裳言其制衣服言其用文繡有恆如衣五章三章裳皆四章衣三章一章裳皆二章制有小大如衣四幅裳七幅度有長短如衣二尺有二寸袪二尺有五寸袪尺有二寸量者稱也喪大記袍必有表衣必有裳謂之一稱天子自后以下衣服稱數多少必有常供故此申言衣服有量上三句以制言此別以用言也

穿竇窖脩囷倉

鄭注入地隋曰竇方曰窖嵩燾案高誘注呂覽圜曰囷方曰倉與鄭注互爲訓據說文竇𥧣爲類竝云空也空孔古今字

凡孔皆謂之竇城垣行水處曰水竇窖地藏也考工記匠人

囷窌鄭注穿地曰窌許君以地藏釋窖則入地者窖也以藏

粟而閉塞其門竇盖依高岸爲之其門外敞若戶竇然疑當

云淺曰竇深曰窖莊子齊物論窖者密也郭象注窖深穴也

則竇窖二字淺深之別囷倉二字方圓之別鄭注匠人囷圓

倉此以竇窖爲隋方之分恐失之

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

鄭注舉五穀之要定其租稅之簿也嵩燾案小宰聽出入以

要會司會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鄭

注參互謂司書之要貳與職內之入職歲之出是凡出入之

數總籍之謂之要舉五穀之要總計五穀多少之數籍而記

之以制國用廩人掌九穀之數以詔穀用倉人掌粟入之藏以待邦用舍人掌米粟之出入歲終會計其政皆承冢宰之籍以知出入之經者也

大饗帝嘗犧牲告備於天子

鄭注大饗者徧祭五帝也嘗者謂嘗羣神也天子親嘗帝使有司祭於羣神禮畢而告備焉嵩燾案五帝之祭詳見周禮與昊天上帝竝重而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是五帝各以其時祀於郊所主四時之氣其實天也無合祀之禮明堂祀上帝見於孝經竝無祀五帝之文周禮亦不具其事程子言季秋饗帝以父配之卽據此經大饗帝爲說陸氏佃因以此爲季秋大饗明堂史記封禪書作明堂汶上五年脩封祀太

乙五帝於明堂是爲歷代明堂之始所祀太乙而以五帝從祀其說葢出於謬忌公玉帶之流後漢永平二年祀明堂專主五帝而率以正月行事魏書禮樂志太和十六年九月大饗明堂隋唐以後季秋大饗沿自北魏葢用鄭氏之說也而鄭注實依倣漢制爲說遂竝以嘗爲嘗羣神徒謂四時之祭不當在季月故因饗帝而徧及羣神要之月令雜用周秦之典大饗帝嘗實合明堂及宗廟言之此所記猶周制之遺而正不必一一求合周禮也

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

鄭注秦以建亥之月爲歲首孔疏史記秦文公獲黑龍自爲水瑞以十月爲歲首嵩燾案史記封禪書秦始皇既併天下

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見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烏之符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名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爲年首色上黑而據秦本紀昭襄王四十二年十月宣太后薨九月穰侯出之陶四十八年十月韓獻垣雍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韓上黨正月兵罷五十年十月武安君遷陰密二月攻晉軍斬敘十月於前昭襄王五十六年卒子孝文王立而云十月已亥即位明昭襄王以十月爲歲首嗣君即位即以是月改元耳是秦改朔在昭襄王十九年僭稱帝時其後去帝號而正朔相沿不改始皇併天下稱皇帝始頒正朔於天下史記沿以相說故於始皇本紀所載年月又有參差封禪書敘秦改

朔之祥始於文公孔疏遂謂文公自爲水瑞以十月爲歲首

文公當魯惠公時尚在春秋之前無遽改正朔之理

取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

鄭注供養之不宜欲所貪者熊蹯之屬非常食天氣殺而

萬物成藏可以去之也葛籲案周禮太宰歲終令百官府正

其治受其會聽其政事而詔王廢置疑此卽周官廢置之典

與上受朔並舉之歲終者祿秩若大夫士供養若府史胥徒

之屬待養於官者宮正掌王宮之官府次舍爲之版以待稽

其功緒均其稍食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月終則會其稍

食歲終則會其行事會其稍食所以供養之會其行事則供

養有宜不宜歲終甄而別之淫怠者廢事奇衺者慨法卽所

謂不宜者廩人所共之稍食槀人所共之宂食皆此類也鄭注恐失之

命太史釁龜筴占兆審卦吉凶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

鄭注筴蓍也占兆龜之繇文也卦吉凶謂易審省錄之而不釁筮筮短賤於兆也阿黨謂治獄吏以恩私曲橈相爲需案呂覽命太卜禱祀龜筴審卦兆以察吉凶於時有阿上亂法者則罪之無有掩蔽月令本出呂氏春秋自以呂氏所記爲正義疏以四字斷句曰占兆審卦吉凶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陸氏佃禮記解亦以吉凶是察爲句必如此文義乃順鄭注闌入刑獄似無倫序周禮龜人上春釁龜箬人上春相筮釁者龜而已此兼龜筴爲文恐尙有脫字鄭據周禮有

毀龜無變筮遂牽其事於卦兆謂占兆毀寄卦不變尤誤疑

占兆寄卦四語爲命戒太史之辭阿黨者以私意傅會使吉

凶本義不明如穆姜筮得艮之隨而史謂其速出南蒯筮得

坤之比而以爲大吉也掩蔽謂掩護其事而蔽其吉凶之實

大卜以八命贊三兆三易之占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阿

黨掩蔽所繫至重故於釁龜筴時申戒之

命司徒循行積聚

鄭注積聚芻禾薪蒸之屬嵩燾案陳氏集說司徒作有司阮

氏校勘記云閩監本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作命司徒

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

本劉叔剛本皆作司徒月令季春命司空循行國邑孟夏命

司徒循行縣鄙季秋命冢宰舉五穀之要六卿所職大抵皆民事也司徒以孟夏循行勸農以孟秋循行收斂始終農事酒誥農父若保傳曰農父司徒也似積聚卽指所收斂言之鄭云罰禾薪蒸恐非也

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

鄭注周禮所謂蜡祭也天宗謂日月星辰嵩燾案鄭注虞書六宗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以日月星辰釋天宗謂天之神祇也盧植禮記注云天宗六宗之神蔡邕月令章句日爲陽宗月爲陰宗北辰爲星宗郊特牲蜡者合聚萬物而索饗鄭注周禮黨正索鬼神而祭祀謂大蜡注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謂磔禳及蜡似蜡祭無及天宗之文春秋袁

十三年左傳景伯謂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小司寇孟冬祭司民獻民數於王司民掌登萬民之數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於王登於天府天府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孟冬祭天宗葢司民司祿之類詩小序春夏祈秋冬報此祭天宗日月星辰皆報祀也孟冬祈年於禮無徵疑此爲秦氏祈年之祭與孟春祈穀並行一順天時一重歲首尙書大傳古者帝王以正月朔迎日於東郊所以爲萬物先而尊事天也亦卽此義謂之來年者秦改朔不改月孟冬方主收斂歲事始畢新年之功未來也飲烝祈年及臘凡三事未宜混而一之

大割祠於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

鄭注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勞農以休息之黨正屬民飲酒正齒位是也孔疏天宗公社門閭謂之蜡其祭皮弁素服臘先祖五祀謂之息民其服黃衣黃冠嵩燾案說文臘冬至後三日臘祭百神風俗通臘者接也新故交接大祭以報功亦曰臘者獵也說文訓蜡爲蠅胆周官蜡氏掌除骴而籥章云國祭蜡則龡豳擊土鼓以息老物羅氏云蜡則作羅襦蓋皆臘之假借字鄭此注云以田獵所得禽祭甚允而注郊特牲析蜡與臘爲二孔疏因相承爲說據周禮及戴記之文通作蜡惟月令作臘左傳僖五年虞不臘矣亦作臘史記秦惠文君十二年初臘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案周臘以孟冬鄭注周禮歲十二月大蜡之時建亥之月也始皇更臘曰嘉平仍用夏正以十二月臘其初臘蓋沿周制以季秋方

務收斂非可息民之時故也廣雅云夏曰淸祀殷曰嘉平周曰大蜡亦曰臘秦更曰嘉平蔡邕云周曰蜡秦曰臘玆說蜡臘字見於經傳者言之已非其實鄭氏至强分爲二郊特牲明言伊耆氏始爲蜡然則臘於何始乎詩小序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良耜秋報社稷也農事所祈報主社稷臘亦如之月令大割祠於公社郊特牲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文義互相備而臘祭通天子諸侯以至庶民月令記天子之事勞農以休息之其詳見於郊特牲則下及庶民之事也索鬼神而屬民飲酒主之黨正禮運所謂仲尼與於蜡賓者是也勞農息民則黃衣黃冠之祭通及農民雜記所謂子貢觀於蜡者是也舊說似皆失之詳見郊特牲

飭死事

鄭注飭軍士戰有必死志嵩燾案月令仲春養幼少仲夏養壯佼仲秋養衰老仲冬飭死事因四時寒暑之氣推論陰陽盛衰以證人之一身由少而壯由老而死用之以行政立制蓋周秦間諸儒緣飾經術立論如此飭死事者所以送死之具也檀弓君即位而爲椑歲一漆之藏焉大夫士以下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並於是時飭而脩之

地氣沮泄

孔疏令地氣泄漏嵩燾案沮泄二字異義毛詩傳沮洳其漸溼者言水所漬遂成滲溼冬時地氣下降外寒而內溫外燥而中濡養微陽於地中蟄蟲亦得內伏以就生氣內氣以疏

而泄則溫者寒外氣亦以泄而疏則燥者亦濡上文以固而
閉固者固外氣也閉者閉內氣也固之反爲沮閉之反爲泄
下文命之曰暢月陽氣以固閉而得宣暢昌黎詩冬寒不嚴
地恆泄陽氣發亂無全功即此義暢月者言陽氣宣暢之功
成於此月也

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

鄭注奄尹主領奄豎之官於周則爲內宰嵩燾案內宰掌書
版圖之法贊后祼獻贊九嬪之禮事非領奄豎者門閭房室
亦非所掌準以周官之職宮正掌王宮之戒令閽人掌宮門
之禁宮人掌王六寢之脩典婦功掌婦式之灋申宮令審門
閭謹房室省婦事四者分領之惟閽人爲刑人餘皆士也周

官奄人四十有九其奄上士四人則內小臣而已奄尹當爲內小臣之屬疑此命奄尹者秦法也秦風未見君子寺人之令似秦法凡見君必由寺人自襄公已然是奄人之權爲重郝氏敬云此秦作法之弊已開趙高柄政之漸斯爲得之

乃命大酋

鄭注酒熟曰酋大酋酒官之長於周爲酒人嵩燾案說文酋繹酒也從酉水半見於上禮有大酋掌酒官也周禮酒正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淸酒鄭注事酒今之醳酒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醳者也酋酒以久釀爲良故以名官高注呂覽大酋於周禮爲酒正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正與此合鄭偶誤爲酒人耳

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

鄭注謂先時權所建作者也天地閉藏而萬物休可以去之

嵩燾案秦自商鞅變法務本業詘有功屈末利疑此亦所變法之一端周禮掌葛典枲稻人司稼下及冥氏庶氏之屬皆有專司至此月收藏積聚無事之官爲多秦法當一切罷之至冬命工師效功而工事畢諸非用器一切停造去器之無用者謂停造也鄭注先時權所建作語似無著

塗闕廷門閭築囹圄所以助天地之閉藏也

鄭注順時氣也嵩燾案上云土事毋作毋發室屋此云塗築亦土功也似不爲順時氣月令孟冬戒門閭仲冬審門閭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故門閭出入入冬有戒而嚴

譏審焉至是乃可以施塗塈孟秋繕囹圄爲決獄訟收繫者衆防囹圄之有疏繕治焉而已至是行刑已畢囹圄於是爲空乃可以加脩築天地閉藏之時惟此二者宜興土功以門閭囹圄於此時閉藏故也

命樂師大合吹而罷

鄭注歲將終與族人大飲作樂於大寢言罷者此用禮樂於族人最盛後年若時復然也凡用樂必有禮用禮則有不用樂者王居明堂禮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

蔚齋案周禮大胥春入學舍釆合舞秋頒樂合聲月令孟春命樂正入學習舞仲春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親往視之又命樂正入學習樂季春大合樂天子親往視之季秋命樂正

入學習吹皆學禮也大胥所掌爲國子之習樂者言之其事總於大司樂孟夏天子飲酎用禮樂則蒸禮也仲夏大雩帝用盛樂則又祭禮也皆列其事獨此言樂師大合吹而罷鄭遂以族飲當之據周禮樂師凡樂掌其序事治其樂政似樂師掌教樂者疑月令秋冬合吹即大胥之合聲而此爲考樂之成文王世子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故凡合樂合吹皆於學此云大合吹而罷明不入學釋菜也月令秦制而以夏正序歲之終始季秋入學習吹至是乃大合吹蓋歲終考樂成而凡祭禮學禮之有事於樂者於是焉畢故曰罷也案周禮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比樂官展樂器鄭注爲大合樂習之疑大合樂卽所以習樂六樂之用各別大合樂兼及六樂大胥所謂六樂之會是也此之合吹卽大胥之合聲所云樂師周官之大胥也

禮記質疑卷六終

禮記質疑卷七

思賢講

湘陰郭嵩燾伯琛

曾子問

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

鄭注攝主上卿代君聽國政者嵩燾案喪大記喪有無後無無主主謂主喪者無子則有攝主左傳隱元年不書即位攝也公羊傳隱三年宋繆公曰吾立乎此攝也史記亦稱周公攝行政當國此皆攝位非攝主左傳哀三年季桓子卒康子即位南氏生男康子請退康子桓子之庶子適子生而請退斯之謂攝主攝主者以待適子之生也無適子則爲喪主爲喪主則亦正乎爲君矣攝主與上卿聽國政者自別一義據

檀弓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所謂古者殷以前之制也周公制禮已有變更顧命康王之誥詳言居喪卽位朝諸侯之儀則周禮之沿至於今者也聖人言禮必曰從周而於子張之問諒闇以古之人皆然追論及殷以前明周制之有異也上卿代君聽政自周已無此禮聖人所不言也

大祝裨冕執束帛

鄭注諸侯之卿大夫所服裨冕絺冕及玄冕也大祝裨冕則大夫也孔疏裨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嵩燾案裨冕見儀禮覲禮鄭注衣裨衣而冠冕裨之爲言埤也卽孔疏所本其注玉藻裨冕公衮侯伯鷩子男毳鄭意以大裘爲尊自衮冕以下卑於大裘據說文裨接也益也人部俾益也

土部埤增也會部餅益也詩政事一埤益我毛傳埤厚也凡從卑之字皆有自卑增高之義覲禮郊勞侯氏皮弁迎於帷門之外受舍於朝侯氏裨冕盭自郊勞賜舍及受舍於朝皆皮弁及覲而加冕曰裨者相接而加合五等諸侯言之荀子富國篇天子朱袞而冕諸侯元袞而冕大夫裨冕正謂大夫再命而上乃加冕裨埤字通實爲加益之稱鄭注大褻爲上其餘爲裨以卑爲訓非也

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於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

鄭注三日負子日也因負子名之與禮略也嵩燾案內則三

日負子國君世子生告於君接以太牢三月之末妻以子見於父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凡接子以三日名子以三月君喪在殯當急正其子之名以爲喪主故始生而告三日而名以見於殯重其爲喪主也下文已葬三月乃名於禰已葬而喪禮畢猶循三月名子之常事死如生之義也孔疏於三月乃名於禰引王肅云君未葬嵩稱子某故三日名之旣葬稱子不稱名故三月乃名於義近矣而經意自重主喪已葬而有攝位無攝主三月名於禰一以常禮行之可也

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

孔疏前不云社稷宗廟此不云五祀相互明也嵩燾案內則子生三日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三月始見

而名字書而藏之無告宗廟羣神之禮此之告乃變禮也君始薨世子未成乎君不宜遠告社稷宗廟告五祀者明爲主於宮中而兼及山川則猶射人有事四方之義也旣葬三月而名則已正其爲君因以其名告社稷宗廟而竝及山川此專爲命名而告陸氏佃至謂徧告爲告同盟諸侯不知徧告同盟諸侯自有告喪告卽位之文於命名之義無取

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

鄭注五官五大夫典事者孔疏太宰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是諸侯有三卿五大夫不云命卿者或從君出行或在國留守總掌羣吏如三公然不專主一事且尊之嵩燾案曲禮天子之五官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意蓋以天官主

天五官主民左傳昭四年正義天子六卿諸侯并六爲三而兼職焉故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而文七年云宋六卿和公室襄十九年云公享晉六卿於蒲圃昭十六年云鄭六卿餞宣子於郊春秋之季列國多立六卿大率因王朝六官各以職任之不繫命卿如孔子爲魯司寇則亦大夫也周禮六官有都宗人家宗人都司馬家司馬都士家士而太宰司徒無之疑諸侯命官下於天子故以五官之繫於民事者言之鄭據五官爲五大夫疏遂以不命卿爲不專主一事且尊之然則晉守社稷無所命而獨命大夫殆非事矣

案王氏經義述聞引大戴禮千乘之國列其五官管子大匡篇乃令五官行事墨子節葬篇王公大人蚤朝五官六府羣書治要引申子大體篇有道者不爲五官之事而爲治主商子君臣篇地廣民眾萬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凡傳記之言

五官者遜辭也然要多主侯國之制言之

自啟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脩葬事

鄭注不奠務於當葬者不哀次輕於在殯者殯當爲賓聲之誤也辭於賓謂告將葬啟期孔疏哀次謂大門外之右平生待賓處孝子悲哀柩車暫停今爲父喪在殯不得爲母申哀

嵩燾案上言葬先輕而後重奠先重而後輕此正申明上意既夕禮請啟期夙興遷於祖有奠請祖期有奠厥明請葬期有奠自啟及葬二日三奠公及賓有賵有賻皆奠幣賓又有奠其文蓋繁先葬者不奠爲重喪之奠曠至兩日於禮爲不宜也案既夕禮厥明陳五鼎於門外四豆四籩葬日陳大遣奠於禮爲盛疑遷祖之奠及祖奠禮不可廢所謂不奠者當據大遣奠言之

檀弓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朝亦如之哀次亦如

之鄭注哀次他日賓客所受大門外舍也據旣夕禮商祝御柩主人袒出宮踊襲鄭注哀次卽指此旣夕禮又云至於邦門公使宰夫贈元纁束疑出宮以至邦門有弔有賵主人卽位皆謂之哀次不哀次則若賵若奠若贈皆止賓可知葬先輕當一日成事爲速葬故禮從略反葬而行奠卽所謂奠先重也旣奠而辭於殯告啟期所謂葬先輕而後重當接行之鄭據旣夕禮告於賓故讀殯爲賓然自啟殯遷於祖而後請葬期辭於殯卽謂啟而遷祖明後葬者相承不踰日也此皆

闕禮之大者鄭注似未分明

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禮

鄭注酒爲醮冠禮醴重而醮輕服賜服酌用酒尊賜也不醴明不爲改冠改冠當醴之嵩燾案士冠禮有醴冠者醴賓之文下云若不醴則醮鄭注酌而無酬酢曰醮說文醮冠娶禮祭士冠記醮於客位加有成也士昏記父親醮子而命之迎醮者冠昏之通禮據士冠禮醴冠者醴賓皆言主人其云若不醴則醮不言主人蓋醮不醴賓專醮冠者而已鄭注故曰酌而無酬酢曰醮疑孤子之冠不醴賓未及冠而爲諸侯大夫是爲孤子之嗣位者天子賜之冕弁而使之冠歸設奠以告廟明已受冠於天子也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其禮從略不更加冠案士冠禮用醴有始加祝辭再加祝辭三加祝辭又有醴辭其用醮者但有醮辭無加辭天子賜之冕弁則但服冕弁而已更無三加之文其因喪以行冠禮亦但加喪冠改冠謂改行吉冠三加之禮冠醮冠醴之分以此

鄭注惟云酒爲醴於義未盡 則夫期功之喪因喪以行冠禮其禮亦宜從略不更加吉冠又可知也舊注似未達經旨

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

鄭注天子諸侯爲君服者皆斬衰惟主人不奠大夫服斬衰者不奠辟正君也齊衰者其兄弟士服齊衰者不奠辟大夫也嵩燾案喪禮有主人有衆主人士喪禮於朝夕奠言丈夫即位於門外言丈夫踊賅衆主人言之衆主人即位哭踊不當與於執事喪服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疏謂布帶與齊衰同繩屨與大功等經云齊衰者奠謂衆臣也喪禮饋奠大夫室

老亦不得執事天子諸侯之命鄉可推而知周禮大宗伯大喪相無贊饋奠之文大夫衆臣與貴臣異不如天子諸侯之同服斬衰鄭注大夫辟正君士辟大夫並誤士喪禮有祝有甸人有士有舉者有錯者有徹者皆朋友爲之小宗伯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知同族無與於執事大功以下當主異姓之服言之士喪禮所謂外兄弟與賓位相次者若外孫及壻之服小功緦者可也鄭注齊衰其兄弟顯與經旨相悖戾恐未然

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

鄭注祭謂虞卒哭時孔疏知與祭爲虞卒哭時非練祥者士

練祥之祭大功之服已除不得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蕭嘉
案曾子此問承上言之祭兼虞卒哭練祥數者緦之喪至虞
卒哭而已除矣大功小功之喪至練祥而已除矣既除則等
於無服天子諸侯大夫之喪祭皆以衆臣司其事無及同姓
者士則服已除矣可以與於祭事大功以下通謂小功及緦
也此云兄弟大功以下明前言大功以下之必爲異姓矣以
此推之緦可以與於虞卒哭之事大功小功可以與於練祥
之事惟士無臣爲然孔疏反以大功之有服者當之大失經
旨

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
相可也

鄭注廢喪服訓新除喪服執事於人之神爲其忘哀疾也故曰非禮蕭嵩案曾子此問又承上小功與於祭言之古者葬必筮日而曲禮云喪事先遠日士三月而葬則緦麻三月之服容已先除曾子以爲大功以下除喪可以與於祭緦麻除喪宜可以與於饋奠而是時喪猶在殯緦麻之服亦當就喪次說衰與奠自等於無服非禮所安矣周禮大宗伯大喪相小宗伯王崩大肆以秬鬯溫及執事涖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天子之喪宗伯相而執事必取諸異姓疏遠者爲擯相不臨殯而執事臨殯蓋亦禮之微情也曾子四問惟相識有喪服義別餘三者義例略同而禮所守各異斯所以爲辨之精而析之微也鄭注以新除喪服爲忘哀喪服至禫而畢可以

復寢矣而何餘哀之猶有未忘也旣練而縞而纎以次除之亦不得云說衰知此爲緦麻除喪之在葬前者舊注似皆失之

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

鄭注三月廟見謂舅姑沒也孔疏士昏禮無三月廟見之事而云舅姑旣沒婦入三月乃奠菜此云祭於禰者謂奠菜也廟見奠菜祭禰是一事也嵩燾案廟見二字始見於此鄭據士昏禮三月奠菜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因就舅姑沒者言之疏又引賈逵服虔說謂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廟見後成昏似三月廟見爲通禮賈服猶能舉其說案士昏記婦入三月然後祭行卽廟見之義 左傳宣五年冬齊高疏引賈服說謂大夫以上爲然非也

固及子叔姬來云反馬也杜注禮送女畱其送馬三月廟見遣使反馬此云廟見必非專主舅姑沒者言之儀禮文繁而事略錯舉見義可以類推如士昏禮質明贊見婦於舅姑知祖父母在執笲棗栗腶脩以見與見舅姑同也士昏記庶婦不饋知祖父母在無特豚盥饋之儀與庶婦同也儀禮舉舅姑旣沒以明著代之義言舅姑在質明而見舅姑沒三月奠菜而廟見之禮僅具之士昏記而不詳著其儀經云三月廟見正以發明三月祭行之旨注反滑儀禮以當舅姑旣沒之奠菜與下祭禰意複於文亦爲贅設矣士昏記婦入三月然後祭行者時祭也特牲禮有主婦有宗婦有內賓皆與於旅酬凡廟四時有祭祭而與於饋獻之事卽爲廟見曰三月者

三月而後祭行也通解也三月祭行爲承事宗廟之始故必廟見而後成乎爲婦祭於禰脩特豚盥饋之儀於舅姑加隆焉事死猶生之義也云擇日蓋三月廟見之後踵而行之祭必筮日盥饋之禮猶祭也蓋古大夫士廟制與宮室別異而凡祭宗婦與庶婦皆有事於廟昏義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而申以著代之義所承事者舅姑也故於舅姑有盥饋之文舅姑沒而奠菜猶盥饋之義也於舅姑曰奠菜於廟曰見而已明無執笄祝告之儀也所以明嚴事宗廟而不敢瀆也廟見與祭禰不當爲一事疏謂昏禮無廟見之事不知三月而後祭行卽所以爲廟見也案下云女未廟見而死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婦祔於祖姑未廟見則柩不遷主不祔示未成乎婦也若據舅姑既沒爲言是所見者姑而所祔者祖姑於廟見之義無所繫經意恐不

然也

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鄭注女服斬衰蒿蕭案儀禮喪服妻爲夫女子在室爲父女反在父之室皆斬衰三年而傳於女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發其義云爲父何以期也婦人不貳斬也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取女有吉日則是已請期矣爲有夫婦之義焉故死而爲之齊衰請期而親迎壻當往迎則往弔可也壻未親迎女不得往就壻之室經云夫死亦如之如其齊衰既葬而除比於庶人爲國君之服可也聖人制禮達人事之變而使各致其情親迎有期

死而不忍遽背之所以爲厚也後世之不相爲服也以遠恥也世降而文而禮益薄古今人事之異不可强同也而禮要有所止而不過聖人權衡乎義之中以爲相爲齊衰爲足矣鄭注謂女服斬衰於喪服不貳斬之義容有舛焉陳氏集說至謂夫死女以斬衰往弔揆之人情不順準之禮經而固無明文非所詳也

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於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

鄭注所告不以出卽埋之孔疏引熊氏安生云每告一廟以一幣玉若將所告遠祖幣玉行者卽載之而去若近祖幣玉

不以出者卽埋之反還之時以此載行幣玉告於遠祖事畢埋於遠祖兩階閒近祖以下直告祭而已不陳幣玉嵩燾案曾子問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如魯公伯禽伐淮夷始有周公廟無遷主隱三年齊侯鄭伯盟於石門隱六年左傳鄭伯侵陳始有桓公武公廟無遷主若如熊氏遠祖近祖之說安得謂無遷主哉徒以鄭注所告不以出一語自生枝節耳經意謂無遷主則或爲祖廟或爲禰廟但以幣帛皮圭告廟遂奉以出若神之有憑依然如魯公伐淮夷告禰鄭伯侵陳告祖彙舉祖禰以見義也王制天子諸侯將出造乎禰天子將出征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疑所謂受命於祖卽所載之遷主故列次禡於所征之地下其出但告禰

而已虞書歸格於藝祖鄭氏云藝祖文祖猶周之明堂馬融云藝禰也王制作歸格於祖禰則天子兼及七廟諸侯兼及五廟於文不已繁乎載遷廟主以行與造乎禰爲二事造禰者猶爲人子出必告之義也師行告廟則必於祖此云祖禰正據無遷主者言之綜覽經傳之文可以觀其會通矣

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

鄭注如母謂父卒三年也子游意以國君亦當然禮所云者乃大夫以下父所使妾養妾子大夫士之子爲庶母慈已者服小功父卒乃不服慈母無服據國君也嵩燾案內則擇諸母與可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此云內有傅

外有慈母則亦師及慈母保母之屬也本不得爲之服與喪服云慈母如母者異子游云喪慈母如母但謂比於諸母而有異已未嘗援儀禮之文而辨及君大夫之否也喪服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大功傳曰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傳曰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是君之庶子不得申其私服君卒猶爲餘尊所厭而不得盡申大夫之庶子爲母大功而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小功則正慈母如母之服而父在率降一等鄭注儀禮君子子者父在也父沒則不服之矣則是父在得申其私服父卒反不得申似乖禮意喪服慈母如母傳曰慈母者何也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母死

喪之三年如母父命爲之子卽天子諸侯之子亦與所以喪其母者同若嗣爲天子諸侯則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自大夫已然又不得有三年之服也下云練冠以喪慈母自魯昭公始正用公子練冠麻衣之服不在五服之中意爲之服而已與爲庶母慈已者小功自別孔疏據爲異代之法於經旨均未能分明案鄭注昭公年三十乃喪齊歸是不少又無慼容此非昭公明矣未知何公疏引家語云孝公有慈母良鄭不見家語故云然據史記懿公九年兄子伯御弑懿公代立十一年周宣王伐魯殺伯御立懿公弟稱是爲孝公孝公之立年長矣不得有慈母之服春秋襄二年齊姜薨成公四年定姒薨是時襄公年七歲慈母保母之屬或有勞而襄公私爲之服爲未嘗受命於父不得爲之母故以公子之練冠服之家語王肅譔未可爲據

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

鄭注接祭而已不迎尸也孔疏引郊特牲旣灌然後迎牲迎

尸在未殺牲之前此經殺牲後云不迎尸灌畢迎牲延尸於戶外行朝踐之禮然後退而合亨更迎尸入坐於奧行饋熟之禮此云不迎尸者直於堂上行朝踐禮畢則止不更迎尸而入嵩燾案經通嘗禘郊社五祀之祭言之孔疏所據則宗廟之禮也周禮大宰眡滌濯納亨贊王牲事太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一以牲將事殺牲而成祭可以交於神明而不必備禮經意葢約言之宗廟之祭雖在羣廟亦與太廟近接太廟火未有能成祭者疏據宗廟爲言甚誤迎尸與否又不足言也

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

孔疏士値緦小功不辨內外一切皆廢祭又引熊氏云從母

父雖無服已爲小功亦廢祭也皇氏云以從母於父無服不廢祭也經云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據緦爲文不關小功皇氏橫加小功非也嵩燾案大夫外喪齊衰若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大功若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服重則禮亦從略士外喪若外祖父母小功爲妻之父母緦姑之子緦於父爲甥於祖爲外孫皆緦此於所祭者有服則廢從母小功若舅若舅之子若從母昆弟若堺皆緦此於父以上無服則祭鄭注本自分明孔疏乃謂小功緦不辨內外一切皆廢外喪之祭者亦以緦爲斷並文義失之矣

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

孔疏身有君服後遭親喪不敢爲親制服況除服乎嵩燾案

喪服四制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恩掩義者如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義斷恩者如君既殯而有父母之喪歸居父母喪次朝夕哭奠有殷事之君所君未殯而有父母之喪歸殯反於君所朝夕哭奠有殷事則歸恩與義各權其輕重而實亦兩盡也不敢私服不敢以私服臨君喪也斬衰三升冠六升既葬受衰六升君葬受衰六升而有父母之喪歸居喪次冠仍三升虞祔之祭之君所則服所受六升之衰父母葬而有君喪則虞祔之祭當俟君殯而以君服臨之統於所尊也君喪既受服父母之喪未受歸居於家服父母之服之君所服所受服父母之喪既受服而君喪未受歸居於家亦服君之服不敢私服者言不得遂其私也疏謂不敢爲

親制服恐非經旨

君之喪服除而後殷祭禮也

鄭注君喪服除而後殷祭謂主人也支子則否孔疏殷祭謂大小祥祭也崔蕭案雜記三年之喪既顈其練祥皆行通言三年之喪則父之於君母之於父其禮並同下云君未殯反於君所有殷事則歸朔月月半薦新之奠雖君未殯猶行之知練祥之祭既虞而行事無疑君除服之理春秋閔二年吉禘於莊公僖八年禘於太廟用致夫人文二年大事於太廟躋僖公范注穀梁三年喪畢致新主於廟因是大祭謂之禘殷祭者卽春秋所謂吉禘也喪服小記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曾子明言大夫士有私喪則是大夫士

之父其禮祭亦視大夫士雖爲支子而固以大夫士之牲從宗子以將祀事義繫於大夫士不繫於宗子也疏引庾蔚之云今日除君服明日可小祥又明日可大祥於禮無徵而云庶子任官其家適子已行二祥庶子無復追祭誠然則適子二祥之祭亦庶人薦寢之禮耳不當有致主於廟之文固無所爲殷祭矣案古者喪禮廢祭吉禘致主於廟而後祭行故亦謂之吉祭喪服大記所謂禫而從役吉祭而復寢是也君喪大夫士皆廢祭私喪不除服爲不得行吉祭也鄭注士喪禮殷盛也朔奠爲新盛於朝夕奠曰殷奠祫禘盛於時祭曰殷祭虞卒哭練祥皆喪祭也未嘗於練祥加盛疏以殷祭當練祥既非經義亦失殷祭之旨矣

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

鄭注弗除可乎以有終身之憂也孔子言制禮以爲民中過

則不成禮孔疏曾子疑適子除君服後有殷祭之事庶子除君服後無復殷祭之事便是其爲父母之服一生不有除說

嵩燾案曾子此問正承上文孔疏微得其意而據鄭注支子則否之言專謂支子不行殷祭則非也閒傳期而小祥練冠縓緣又期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除服卽吉有漸令一統於君之服而私服不除嫌於不見父母之喪聖人因援過時弗舉之文以證之猶若服君卒哭之服不復服父之練服君練服不復服父之纖縞也其云弗除正據練祥之服言之適子庶子非有異也曾子意謂除服有漸除君之服仍當反除父母之服此則所謂過於制者也過時不祭又引常祭爲喻非謂喪祭也喪服小記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

祭不爲除喪也練祥之服不除練祥之祭必不可廢疏云適子仕者除君服後猶行殷祭其四時之祭過時不追既知爲常祭又專據適子之除喪者言之徒多一斡旋而於經義反爲隘矣案以喪祭言之如當練祥而身不與攝祭可也以未與於練祥之祭過時而行之是卽過於制也

歸殯反於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

鄭注其哀雜主於君孔疏引盧氏云若臨君殯之日歸哭父母而來殯君殯君訖乃還殯父母以此言之臣有父母之喪未殯而有君喪去君殯日雖遠祇得待君殯訖而還殯父母以君尊故也嵩燾案經云歸殯反於君所以君五日殯大夫士三日殯歸殯者殯固先於君也言殯則凡殯以前浴含襲斂諸事並賅其中子於親喪必躬親臣之於君視殯而已不

必皆有事於襲斂文義至爲明備盧氏云臨君殯日歸哭父母而來殯君蓋喪莫重於殯君父一也値君殯則先殯君而後歸殯盧氏補義甚允疏乃謂父母之喪未殯而有君喪待君殯訖而後還殯父母則是君喪在前而先殯父母父母之喪在前而又先殯君君相對待然全失禮經之本意矣

入自闕升自西階

鄭注闕謂毀宗也殷柩出毀宗周柩入毀宗禮相變也孔疏謂毀此宗廟之牆其處空闕故謂之闕嵩燾案檀弓毀宗躐行出於大門殷道也殷尚質毀宗廟出柩以表哀檀弓亦云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是殷殯亦於廟故有毀宗之文周殯於阼將葬而朝於祖雜記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

殯則以君薨於外為日已久嘗殯於廟云不毀牆明與殷禮異也此經所述蓋初薨時事如方殯當自西階如方小斂仍當自阼階安得毀及宗廟之牆何休公羊注禮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觀當西云入自闕以適西階為義鄭注以毀宗釋闕遂謂周柩入毀宗與殷禮相變似未免以意擬之

不綏祭

鄭注不綏祭謂今主人也孔疏尸與主人俱有綏祭今攝主則不綏也嵩燾案士虞禮祝命佐食墮祭在始迎尸時為薦熟之始事案明堂位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墮祭祭肺為盛禮特牲禮作挼祭少牢禮作綏祭周禮掌祧小祝並作隋案說文肉部隋裂肉也手部挼摧也儀禮飲射燕祭皆先祭肺肺有本末必絕末以祭鄉飲鄉射著其義曰肺皆離惟公食大夫禮云三牲之肺不離周禮太

祝九祭曰絕祭卽絕肺以祭曰繚祭肺之不離者也取裂肉爲義謂之隋祭隋本字墮𥁰隋之叚借字按與隋通用字綏又按之叚借字此經兩言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蓋皆禮之簡者士虞記亦云無尸不綏祭周禮小祝大祭祀贊隋贊者尸也士虞禮祝命佐食墮祭卽所謂贊隋也尸入隋祭禮之盛者主人隋祭在九飯酳尸後尸以酢於主人知經云不侑酳不酢則亦不綏祭也不綏祭明其禮略義繫於尸則此所云亦統於尸明矣注以不嘏不綏祭連文專據主人言之非禮意也

不配

鄭注祝辭不言以某妃配某氏尚饗案上云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曰常事則禮無變也士虞禮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明未禘也既禘而致主於廟而後云配常祭無無配者不

配謂無主婦祝饎及設兩敦兩鉶及洗爵亞獻之儀爲攝主不得以主婦襄祀事也方氏析疑云攝祭而使主婦同薦徹不可也主婦在而使攝主之妻代主婦更不可也故使有司代之周禮大宗伯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等而下之可知所論至允以無主祭之宗子而廢妣氏之祭非禮所安矣

殤不祔祭何謂陽厭陰厭

鄭注祔當爲備聲之誤也嵩燾案喪服小記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其祔食之禮無徵經云殤不祔祭則是卒哭及祔皆不行（案間傳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算而反三年之葛殤不受服故）無卒哭所謂宗子爲殤而死專據宗子言之蓋適殤無不祔

者喪服小記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殤亦可以立後其云庶
子弗爲後言爲宗子而無與爲後當別立宗孔疏未成人無
爲人父之服不得代爲之後恐誤士虞禮用特豕雜記又云
大夫之虞少牢卒哭附太牢下大夫之虞犆牲卒哭附少牢
此承大夫爲言其吉祭視成喪降一等鄭注尊宗子從成人
亦誤案殤有爲後者則亦當序昭穆致主於廟其祭用成人之禮故此專以庶子弗爲後言之祭法王下
祭殤五諸侯三大夫二天子祔祭五世之殤諸侯祔祭三世
之殤大夫祔祭二世之殤皆謂適子爲殤者故知適殤必祔
所云厭祭卽祔禮也鄭注士虞記有元酒此經下云祭殤不
舉無肵俎無元酒謂殤祭無尸禮從簡也雜記有父母之喪
尙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是不獨宗子之殤祔庶殤

亦皆祔也祭於宗子之家卽喪服小記謂庶子不祭殤與無後之義雜記於殤稱陽童某甫鄭注陽童謂庶殤也宗子則曰陰童而於此云凡殤謂庶子之適孔疏因謂庶殤不祭皆誤會子疑殤不祔祭聖人特示以凡殤皆祔以釋陰厭陽厭之義蓋周末祭殤之文亦多從略聖人爲發明之鄭氏據從祖祔食之言謂曾子云不祔祭爲不備祭不知祔食無專祭此云祔祭蓋卒哭祔之禮祭也陽厭陰厭以無尸名由舉肺至利成總祭之終始言之其非直祭於主之在迎尸前者可知鄭氏以執奠祝饗當陰厭以改饌西北隅當陽厭義疏引陸氏吳氏敖氏之言正之其說塙不可易經明言陰厭陽厭爲祭殤之禮未可以儗特牲少牢饋食之文矣

又案此經前云攝主不厭祭又云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似始祭薦葅醢舉鼎設敦鉶祝饗在未迎尸前謂之厭祭祭殤曰厭爲無尸也玩下宗子爲殤而死其吉祭特牲正承曾子殤不祔祭之問言之檀弓葬日虞以吉祭易喪祭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是宗子爲殤得行祔祭士虞記無尸旣饗祭于苴祝闔牖戶闔牖戶者陰厭也似祔無尸乃有陰厭祭殤無尸故專陰厭之名其祔食之禮主在奧東面祔食南面而陽雜記祔於殤稱陽童某甫其祭亦曰陽厭陰厭者卒哭祔之祭陽厭則祔食也二者同文而禮自別鄭注特牲禮以陰厭陽厭爲言誤而以祭畢闔牖戶者爲陽厭則尤誤也詳玩儀禮之文特牲禮徹爲俎敦設于西

北隅几在南厞用筵少牢禮徹饋饌于室中西北隅南面如饋之設右几厞用席竝納一尊室中既撤而復設之無奠饗之文則非厭也置之西北隅隱處又非所以為奠饗也既設遂闔牖戶以降告事畢注家以為改饌儀禮實無其文士虞禮所謂祝反入徹設于西北隅如其設也徹者饋饌設者敦尊之屬云如其設也則為虛席可知疑祭畢徹而敦尊几席納之室中隱處所以為神室中之陳設以備祭饗之用者也推求經旨證之儀禮之文可以徹會而得之

止柩就道右

鄭注行相左也孔疏就道右以道東為右也儀禮吉事交相左凶事交相右今柩行凶事以遣日食之變故從吉禮嵩燾

案禮經言左右凡方位有定者以左右分東西如主人入門右客入門左是也方位無定者不以東西辨左右如男子由右婦人由左吉事尙左凶事尙右之屬是也周禮匠人國中九經九緯皆謂之經涂必以道東爲右則經緯之涂鋪出左右紛歧無所適從矣就道右者凶事尙右之義鄭云行相左意謂行者由右至是避柩當與之相左疏竟謂日食從吉禮尢恐失之

下殤土周葬於園遂輿機而往途邇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

鄭注機輿尸之牀也以繩絙其中央又以繩從兩旁鉤之輿尸以就園周公言豈於禮不可不許也孔疏編除直繩則兩旁之繩悉解尸從機中央落入堲周中衣棺自史佚始明昔非惟於宮中不棺亦不衣也嵩燾案檀弓有虞氏之瓦棺夏后氏之堲周殷人棺椁周人以殷人之棺椁葬長殤以夏后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經云下殤土周葬於園即所謂堲周也用瓴甓之取以待椁似不應竝棺去之說文輿車底也即車牀輿機蓋但用車牀無輈軫輪轂之屬兩旁各施轉木可以推挽說文所謂主發謂之機也士喪禮奉尸斂於棺謂就尸牀奉尸以斂下殤葬於園輿尸就園而加斂焉與棺斂於宮中對文安得如孔氏所云置

尸纒上投之塈周中耶用棺衣棺係二事衣棺若帷荒及素錦褚之屬史佚蓋始用棺後人承之而復加飾蓋既用棺則輁軸柳衣之屬相因而起曰今之用棺衣棺又舉後人之踵事增華者而推原其所由始也孔疏析衣棺爲二謂弁不衣大誤周公召公通禮之變以順人情聖人申序老聃之言而無貶辭喪從其厚古今道殊固無甚悖於禮也舊注恐皆失之

禮與初有司與

鄭注初有司疑有司使之然也孔疏初時有司强逼遣之嵩燾案喪大記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無因有司逼遣遂著爲令之理初有司者謂初從事軍旅奔喪而歸既卒

哭遂往竟其事言初有所司事不可避也旣因事㧗爲相與

沿以爲制春秋僖三十三年左傳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乎

始墨言初時有故爲之後遂相承而不變也鄭注疑未安

禮記質疑卷七終